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二

王欽若林特附　丁謂　夏竦子安期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黄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欽若早孤郁愛之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

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郁為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擢進士甲科為亳州防禦推官遷祕書省祕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賔古為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

貸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為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郊祀恩加給事中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持

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秦滅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既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隷亳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閻承翰等於太

常寺别鞫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
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為誰曷等遂誣湛
受懿銀湛適使陜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詧又悉遁
去欽若因得固執祁詧休役後始傭于家宅奴使多新
募不識惠恭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
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塲及官收湛贓
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
知其寃而欽若恃勢人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寇帝

將幸澶淵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使真宗親宴以遣之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為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襃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遣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此類也歲中改兵部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欽若罷為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

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大中祥符初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兖州為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黄素曵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真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

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戸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為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為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學士晁迥草制誤削去官有詔仍帶吏部尚書聖祖降加檢校太尉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壖自言出入訶導不自安因易賜官第於定安坊七年為同天書刻玉使馬知節同在樞密素惡欽若議論不相下會瀘州都廵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詆其短

爭於帝前及趣論賞欽若遂擅除懐信等官坐是罷樞密使奉朝請改刻玉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復拜樞密使同平章事上玉皇尊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為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領之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為景靈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于廊廡又明年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

旨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為皇太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朝復為資政大學士詔日赴資善堂侍講皇太子會輔臣兼領三少欽若以品高求換秩拜司空尋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不報令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仁宗即位改祕書監起為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書

知江寧府仁宗嘗為飛白書適欽若有奏至因大書王欽若字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即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至國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遷敘圖以獻真宗實錄成進司徒以郊祀恩封冀國知邵武軍吳植病求外徙因殿中丞余諤以黃金遺欽若未至而植復遣牙吏至欽若第問

之欽若執以送官植謗皆坐貶初欽若安撫西川植為新繁縣尉常薦舉之至是亦當以失舉坐罪詔勿問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録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

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表修裴度祠於圃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真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嘗建議躬謁元德皇太后别廟為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以為天子當絶傍朞欽若所言不合禮又請置先蠶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别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真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

朝真圖羅天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欽若子從益終贊善大夫追賜進士及第後無子以叔之子為後

林特字士竒祖揆仕閩為南劒州順昌令因家順昌特
少頴悟十歲謁江南李景獻所為文景竒之命作賦有
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偽官皆入見特袖文以
進太宗以為長葛尉改遂州録事參軍代還命中書引
對授大理寺丞通判隴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太宗
以重進武人選特與楊覃並為通判人賜白金二百兩
給實奉會出兵五路討李繼遷督所部轉芻粟先期以
辦吕蒙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蒙正入相薦之入判三

司户部勾院梁鼎制置陜西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真
宗選特與知永興軍張詠同商利害所奏合旨累遷尚
書祠部員外郎為户部副使詔赴内朝三司副使預内
朝自特始徙鹽鐵副使真宗北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
事遷司封員外郎車駕謁陵為行在三司副使詔與劉
承珪李溥比較江淮茶法因裁定新制歳增課百餘萬
特遷祠部郎中封泰山祀汾隂皆為行在三司副使以
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修玉清昭應宫副使將祀太清

宮遣特儲供具爲行在三司使禮成進給事中爲修景
靈宮副使兼修兖州景靈宮太極觀昭應宮成遷尚書
工部侍郎真拜三司使樞密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
爭事帝爲出準特在職如故後罷三司以戸部侍郎同
玉清昭應宮副使兖州宮觀成遷吏部侍郎天禧元年
爲修上聖祖寶冊副使轉尚書右丞時天下完富丁謂
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利佐之然
特亦天性邪險善附會故謂始終善特當時與陳彭年

等號五鬼語在王欽若傳仁宗在東宫以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引為樞密副使而李迪執不可仁宗即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謂貶特亦落職知許州還朝以戸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勾當三班院特體素羸然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后遣中使祀奠特精敏喜吏職据案終日不倦真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奉詔撰會計錄三十卷又為東封西

祀朝謁太清宮慶賜總例三十六卷子濰洙濰亦有吏能歷官至三司鹽鐵副使以祕書監致仕卒洙官至司農卿知壽州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廨拔堂檻鐵鉤擊殺之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饒州踰年直史館以太子中允

為福建路採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為轉運使除三司戸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旨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為四路改䕫州路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反為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且言有詔赦不殺酋感泣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而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而饋以䕫萬州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皆可給特遷

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時溪蠻别種有入寇者謂
遣高溪酋帥其徒討擊出兵援之擒生蠻八百六十得
所掠漢口四百餘人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
犒給緡帛歲收市之其後徙置夔州城砦皆謂所經畫
也居五年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鐵
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景德四年契丹犯
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
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趣楊劉渡而

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紿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録以景德四年民賦戸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為額歲較其數以聞詔奬之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為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即宫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宫左右有諫者帝

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迺以謂為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為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為行在三司使建會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尚書禮部侍郎進戸部參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為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

千本還判禮儀院又為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玉笈
玉清昭應宮副使大内火為修葺使歴工刑兵三部尚
書再為天書儀衛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
初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是
歲祀南郊輔臣俱進官故事嘗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
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為樞密使時寇準
為相尤惡謂謂媒蘖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

周懐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
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
主人勿復言葢指曽以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
政皇后裁制於内以二府兼東宫官遂加謂門下侍郎
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
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
也謂所善林特自賔客改詹事謂欲引為樞密副使兼
賔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姦邪不法事願

與俱付御史雜治語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為戸部尚書迪為戸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机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郎為山陵使寇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

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盍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

達不決内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
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
就謂第議遣王曽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
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為宰輔乃與宦官交通
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
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
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
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

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
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
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珙玥玘珷一官
落珙館職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
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欵謂嘗教言若所為
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
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

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内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戸參軍諸子竝勒停玘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隷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詔賜錢十萬絹百匹謂機敏有智

謀憸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為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真宗朝營造宫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宫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

宫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録謂前後
欺罔事寘之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説其所著詩并
文亦數萬言家寓洛陽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
人毋輙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煜祈付其家戒使者伺
煜會衆僚時達之煜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感惻遂
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謂初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
類李贊皇既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

策補右侍隷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縣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録竦為潤州丹陽縣主簿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為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遷右正言帝幸亳州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真觀事遷尚

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遷戸部景靈宫成遷禮部郎中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鈎距及竦顯多内寵寖與楊不諧楊悍妬即與弟媢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黄州後二年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饑大發公廩不足竦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用全活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即位遷戸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

家敕還農業毁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絶之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姦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録不報既而丁毋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内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為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遷諫議大夫為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為姦

球為集前比著為定例事皆按比而行改參知政事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皆球所發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改頼州京東荐饑徙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戸部尚書入為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

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
屯鄜州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龎籍就計事竦上奏曰頃
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
兵護糧四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竝沒守榮僅以身免
呂端始欲發兵繇麟府鄜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
穴太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
路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不擊
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敝相繼引還

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逋逃窮蹙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弊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

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時邊臣多議征討朝廷鄉之而竦言出師非便既而詔以涇原鄜延兩路兵進討會元昊稍求納款范仲淹請留鄜延兵繇是涇原兵亦不行中

國之師卒不出塞竦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嗁厮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户以備城守八竝邊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竝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當時頗

採用之其募土人為兵令下而楊偕奏言西兵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令州復益一二千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鋭選任將帥求之方略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矣竦云土兵訓練可代東兵此虛言也自德明納欵以來東兵猶不可代況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之弊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習廩給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歲省芻糧鉅萬且收聚小民免饑餓為

盜代兵東歸以衛京師萬世利也皆欲以寡擊衆殆虛
言也皆復奏云自古將帥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
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過當又將萬騎踰
烏盭討遬僕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
兵鏖皋蘭下殺樓蘭王虜侯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
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
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
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竦在涇

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竦
懼戰或敗飾託以兵少為辭爾竦言土兵各護鄉土自
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
事言之閤門祗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
東兵僅二百人殺敵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强弱不繫東
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
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
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

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廪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
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
雖二三歲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北豈有驟加訓練而
能取勝哉竦議遂屈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
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歷中召
為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陜西畏懦不肯盡力
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救使臨督始陳十策嘗
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

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
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為
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
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
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
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
復有左右為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
竦亦自請還節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

殿學士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請復置宦者為走馬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為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請析河北為四路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為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懐敏降官領入内都知如故言者以為竦結懐敏而曲庇之會

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
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
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
使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
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史中書令賜謚文正劉敞言世
謂竦姦邪而謚為正不可改謚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
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
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為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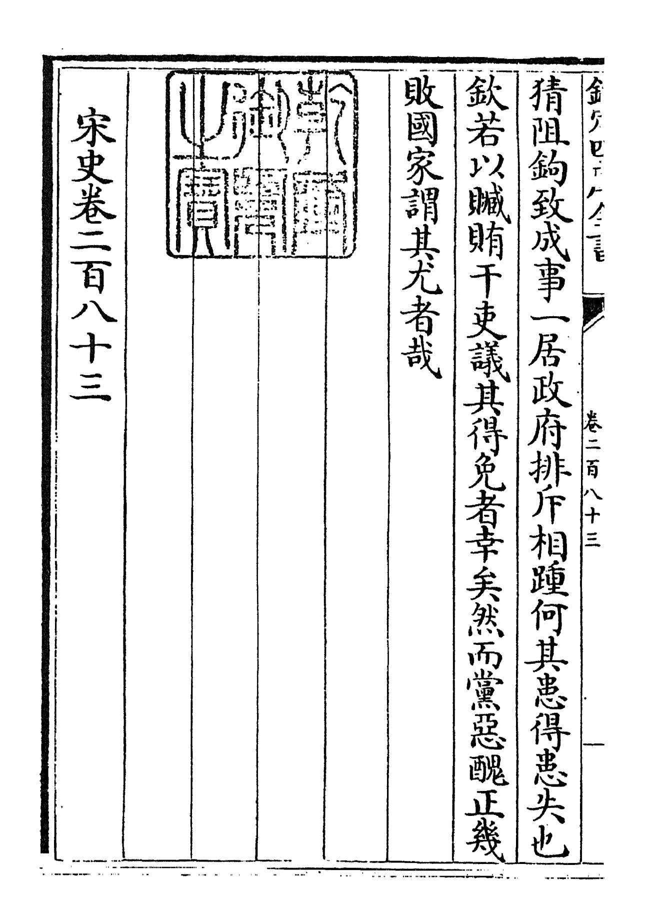
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
敢誅殺即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郡剽
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
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
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
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
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為將
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太常博士擢提點荆

湖南道刑獄除開封府推官徙判官判三司鹽鐵勾院出為京西轉運使盜起部中剽刧州縣而光化軍戍卒相繼叛勢且相合安期督將吏捕斬殆盡徙河東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徙江淮發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會元昊納欵西邊罷兵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畧安撫司議損邊費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擢天章閣待制遂為陝西都轉運使徙河北進兵部郎中時竦為樞密使為請還所遷官丐淮浙一郡復

以為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得驍勇萬人為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法繇是士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閒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進樞密直學士徙延州未至丁父憂服除辭所進職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騎嘗乘之安期至即大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廣袤計數百

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元昊請畫疆界朝廷欲遣使以問安期安期對曰此不足煩王人衙校可辦也議遂决㬥得疾卒詔遣中使護其喪以歸安期雖秉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侍經筵為世所譏其奉養聲伎不減其父云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姦邪真宗時海內乂安文治洽和羣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



猜阻鈎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考證

王欽若傳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臣譙按宋通鑑上問寇準曰天雄軍重鎮孰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本傳乃云自請北行曲筆也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舉人臣楊鑾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三

陳堯佐 兄堯叟 弟堯咨 從子漸 宋庠 弟祁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為蜀新井令因家焉遂為閬州閬中人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為西水尉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鄰邑强

族所據省華盡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賴之徙樓煩令端拱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太宗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即召省華為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憑由司改鹽鐵判官遷殿中丞河決鄆州命省華領州事俄為京東轉運使超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戸殍者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戸部吏部二員外郎改知潭州省華智辨有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

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禄卿舊制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涖京府别設其位升於兩省五品之南省華以府事繁劇請禁賔友相過從之未幾因疾求觧任拜左諫議大夫再表乞骸骨不許手詔存問親閲方藥賜之三年卒年六十八特贈太子少師堯佐進士及第歴魏縣中牟尉為海喻一篇人奇其志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朝邑縣會其兄堯叟使陜西發中人方保吉罪保吉怨之誣堯佐以事降本縣主簿徙

下邽遷祕書郎知真源縣開封府司録叅軍事遷府推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召還直史館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為糜粥食餓者吏人悉獻米至振數萬人徙廬州以父疾請歸提點開封府界事後為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籌石為隄隄

再歳輙壊堯佐請下薪實土乃堅久丁謂不以為是徙京西轉運使後卒如堯佐議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税又減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徙河北母老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為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官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徙京西轉運使入為三司戸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實録不試中書特擢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

司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
輒憂擾堯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召
同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
為翰林學士遂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詁治嚴急吏
欲罪詁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詁連吕夷簡親執政
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詁則姦吏得計
後誰敢復繩吏者詁由是得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遷
尚書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戸部侍郎知永興

軍過鄭為郡人王文吉以變事告下御史中丞范諷劾治而事乃辨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甓用堯佐奏曰唐賢人墓石令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徙鄭州會作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甚嚴賜書褒諭既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數見罷為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种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善古隸八分為方丈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尤工詩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禄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陳摶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

惟中子貴且壽後如摶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
廬編愚邱集遺興集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緋
遷祕書丞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時宋亳陳頴民
饑命堯叟及趙況等分振之再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
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
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
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暍死會加恩黎桓為交州國信使

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歛於民往往斷其手及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入寇堯叟悉捕亡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賊為謝先是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糧汎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遞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遣蜑

兵具舟自取人以為便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榦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為先

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令所得何止十倍令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歷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代還加刑部員外郎充度支判官未幾會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命堯叟為廣南東西兩路安

撫使賜金紫遣之事平還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封駁司制置羣牧使河決澶州王陵口詔往護塞之遂與馮拯同為河北河東安撫副使時中外上封奏者甚衆命與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議減冗事俄與拯並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言三司官吏積習依違文牒有經五七歲不決者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此致請委逐部判官檢覆判決如復稽遲許本路轉運使聞奏命官推鞫以警弛慢乃詔

堯叟與拯舉常參官幹敏者同三司使議減煩冗參決滯務堯叟請以秘書丞直史館孫冕同領其事凡省去煩冗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員五年郊祀進給事中會王繼英爲樞密使以堯叟簽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遷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遷刑部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京留守每裁斷刑禁雖大辟亦止面取狀亟決遣之以

故獄無繫囚真宗曰堯叟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按鞫而詳察之因咨加詔諭俄兼羣牧制置使始置使即以堯叟為之及掌樞密即罷其任至是以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故又委堯叟焉自是多立條約又著監牧議述馬政之重預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為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為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

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堯叟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宮加開府儀同三司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羣牧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叟素有足疾屢請告九年夏帝臨問勞賜加等疾甚表求避位遣閤門使楊崇勲至第撫慰以詢其意堯叟詞志頗確優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至便坐許三

子扶掖升殿賜詩為餞又賜仲子希古緋服天禧初病亟召其子執筆口占奏章求還輦下詔許之肩輿至京師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侍中謚曰文忠録其孫知言知章為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士出身後為都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籍堯叟偉姿貌强力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所著請盟録三集二十卷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本富禄賜且厚馮氏不許

諸子事華侈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賔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于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闋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為
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勾院始合三部勾
院兼總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崇政殿試進士堯咨為考
官三司使劉師道屬弟幾道以試卷為識驗坐貶單州
團練副使復著作郎知光州尋復右正言知制誥知荆
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内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
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帝特遷之改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郎

中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不自樂堯叟進見帝問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謂遭讒以至此爾帝賜詔條其事切責乃皇

恐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學士坐失舉降兵部員外郎喪母起復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會靈觀副使邊臣飛奏唃廝囉立文法召蕃部欲侵邊以為陜西緣邊安撫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尚書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入為翰林學士以先朝初牓甲科特詔班舊學士蔡齊之上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位丞郎上堯咨内不平上章固辭皇太后特以隻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

治堯咨葺完之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魚山至下杷以導積水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所居棟摧大星霣于庭散為白氣已而卒贈太尉謚曰康肅堯咨於兄弟中最為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兄弟同時貴顯時推為盛族子述古太子賓客致仕博古篤學能文為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堯
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
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為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揚雄
太元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元奏之召試學士
院授儀州軍事推官舉賢良方正科不中復調隴西防
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者多從之遊
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後貴顯與漸益不同因言漸
罪戾之人聚徒太盛不宜久留遠方即召漸至京師授

潁州長史丁謂等知其無他得改鳳州團練推官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邱父杞嘗為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戸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

閤爭論坐罰金久之知制誥時親策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雜視庠言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設次具飲膳斥武舉人命別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紿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力爭卒抵澥死改權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刑部員外郎仁宗欲以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詔

為翰林學士帝遇庠厚行且大用矣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己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帝弗為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庠為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閤儀庠退而上奏曰入閤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宫在大内之東北世謂之東内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宫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内第一殿

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内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宫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閤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

但令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别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閤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庠與宰相吕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夷簡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為參知政事

慶曆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
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為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
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
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
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為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為帝畫
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為知體明年除尚書工
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嘗請復羣臣

家廟曰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縁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議者不一卒不果復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覲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

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羨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也不苟輕改既而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即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庠在相州即上章請老至是請猶未已帝以大臣故未忍遽從乃出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及再登用遂沉浮自安晚愛信幼子多與小人遊不謹御史呂

晦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柰何不使其子從之至亳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謚元獻帝為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為十二卷掇垣叢志三卷尊號録一卷别集四十卷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邈子

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實以他疾而邀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弟祁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

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祁皆典之事見樂
志預修廣業記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
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蹙上疏曰兵以食
為本食以貨為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
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尚方治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
已自彫困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
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事誠
無謀矣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

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厢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他悉罷還為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厢軍不擇孱小尫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廪粮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為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國家

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罷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羣起而逐之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内諸司流内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䕃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撙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有虚日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臣愚以為此主者為欺盜之計爾陛下事天地

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昭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報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勞衆而饗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

此為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錦綉珠玉不得妄費則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揺師役可舉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蠢爾戎首在吾掌中矣徙判鹽鐵勾院同修禮書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為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庠罷祁亦出知壽州徙

陳州還知制誥權同判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留為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數釐正弊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言利害者皆使先禀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遂著為令徙知審官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庠為樞密使祁復為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

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彊君威别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温成皇后為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内祁適當制不俟旨寫誥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后方愛幸覬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為

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祀明堂遷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坐其子從張彦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賢殿修撰歲餘徙知成德軍遷尚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陜西馬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正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戸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猘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戰則博深趙邢洺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臣竊慮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

欲人樂鬬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彊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㲉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令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迺以陜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策也西賊兵鋭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為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前如行莞衽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捨鎮定無議矣臣願先

入穀鎮定鎮定既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飈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彊弩巨梃長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敺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撼其胷則鎮

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為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脱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為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彊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惰若歸者萬出萬

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件
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輙别上
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又上禦戎論
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
使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
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
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
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

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復為羣牧使尋卒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為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為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斂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

雜物置冢中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
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柏
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
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莒公莒公在若等不
孤矣後贈尚書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
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
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稾自隨為列
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

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論曰咸平天聖閒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為侍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為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元

列傳第四十四

陳執中　劉沆　馮拯子行巳 伸巳

賈昌朝弟昌衡從子炎 伯祖父琰　梁適孫子美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

秋髙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賛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廼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御史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岳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婿盧士倫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利用為請乃改京東執中甞劾奏之利用挾私忿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乃召為羣牧判官權三司

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内銓遷三司戸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方畧執中既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垂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説失於戒嚴劉平輕躁

喪其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鬬選閤門祗候以上為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為盧關一路都廵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為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為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

之制及夏須戍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修並邉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饟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既而議刺土兵久不決罷知青州又以資政殿學

士知河南府改尚書工部侍郎陜西同經畧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廵邊乃屯涇州令諸部曰寇藉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焚之表解兵柄以為兵尚神密千里禀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陜州徙青州於是請城傅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不奉詔卒城之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廵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

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欵與宰相賈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旱昌朝罷執中降給事中已而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踰月復官皇祐初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學士孫抃當制遂以尚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彦博宋庠以為禮薄帖麻改兵部尚書遷吏部觀文殿大學士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為堤不

果成而去執中秉年豐調丁夫增築二十里以障横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閑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内外為之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為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至以洙為員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給留後奉久之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執中歐陽修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旱諫官范鎮言

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中外之望既而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詔令輪日入對卒罷執中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改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為御史所

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天子以後宫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宫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内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也我

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襄詔謚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羣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劉沆字沖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温建國以禮

聘之不起官其子煦為殿直都虞候父素不仕以財雄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廼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天聖八年始擢進士第二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數日決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

將至移疾不敢出流奏罷懷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偽作賣券及鄰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流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為驗流曰若田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始為券時嘗如敕問鄰乎其人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流以酒流霑醉拂袖起因罵

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時湖南蠻猺數出寇殺官吏以流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招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土兵分捕餘黨破桃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已而賊復出殺裨將胡元坐降知鄂州徙京南遷給事中徙洪州還知審刑院除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數發隱伏祀明堂遷尚書工部侍郎踰年拜祭知

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彦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為偽告敕既敗繫獄沆抵彦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御史皆謂沆於彦方獨不盡疑以此進争論之帝不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為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葬不報既葬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

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邉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匄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之賞常

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叙勞干進之弊三也顧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悦尋如舊文彦博富弼復入為相彦博為昭文館大學士弼監修國史沆遷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為非故事由學士楊察之誤乃帖麻改沆監修國史弼為集賢殿大學士沆既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

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流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流引格出之中丞張昪等言流挾私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流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昪等益論辨不已罷流為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流長於吏事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論者以

此少之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家不敢請諡帝為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子瑾嘗為天章閣待制坐法免後以功復職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贇死俊與從行千餘人繫侍衛獄周太祖赦出之授檢校太子賓客戍安遠軍馭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大理評事通判峽州權知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南旱命馳傳

振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權知石州擢右正言
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古計邊儲還判三
司戶部理欠憑由司為度支判官淳化中有上封請立
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閤請立許王元
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
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
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悅拯乃徙知昺州改通判廣州
郊祀畢覃恩拯與通判彭惟節皆遷尚書員外郎惟節

以太常博士為屯田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為虞部員外拯書名舊在惟節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内徙命知江州真宗即位進比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為推直官判三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譏訕下拯御史臺未幾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王超傅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傅獄抵潛罪竄流之

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銓法未備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為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拯及陳堯叟為副宴餞長春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宰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疑事吏民訴理冤獄依

違不決者輒數歲水旱或由於此詔揀選幹强吏同三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牘二十一萬五千本併廢冗官十五員遷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為陣其形勢可取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而契丹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

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令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為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亭太廟有司供帳慢守奉人宿廟室前喧嘩不肅拯以聞詔專為廟亭製帟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階王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宗嚴急出于一時之意臣下不敢言其失也王旦進曰

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間除諸州通判敕
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畧矣時契丹始盟拯言邊
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為利帝曰朝廷以信為守然戒備
不可廢也此外當靜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大中
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
攷策論不專以詩賦為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
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為儀仗使禮成進尚
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宰相王

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隂為儀仗使還工部尚書復以疾求罷拜刑部尚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屬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辭除戸部尚書知陳州真宗甞謂王旦曰拯固求閒郡何耶旦對曰馬知節甞譏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為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為此也再知河南府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謂為司徒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為山陵使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尋在病告帝賜白金五千兩拯

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即卧内賜告及旌纛遣内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幃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拯氣貌嚴重官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錢惟演營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

陽子行已仲巳

行已字肅之以父任為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州因治狀增秩歷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夏人既納欵彊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為戰具議者欲解西備北行已言遼夏為與國元昊入貢容懐詭計幽燕治兵或為虚聲邉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為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東縁邉安撫事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屈野河西田遇官軍連邏者

輒聚射詔行已討之行已言此姦民無忌憚非君長過不宜以細故啟大釁但加戒戢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義勇繕葺為除和糴穀三萬行已謂不可損歲入之儲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閤門使四遷客省使吏髙陽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伸巳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閤門祗侯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廉州久之安

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州代還道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滎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伸已討之伸已日夜疾

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壯轉運餉由三路以進仲巳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我奉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率衆降軍門初部卒以覆將畏匿仲巳曰紀律不明主將也戰士何罪請於朝貸其死以勞還西上閤門使知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仲巳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又莫世堪負險強黠抄刼邊戶為疆埸患仲巳設伏擒

捕皆寘于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宜二年徙桂州改右武衛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而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伸巳謂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希範逋歸謀為亂欲殺伸巳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伸巳焉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

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為潁川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奭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詔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毋之諱不出於宮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

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
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
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
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命昌朝累遷尚書禮部郎中
史館修撰劉平為元昊所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
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
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
不得還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

講初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槩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禀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

弟飾廚傳釣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楊崇勲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捄弊之一端也又上備邊六事其一曰馭將帥自古帝王

以恩威馭將帥賞罰馭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太祖脱裘帽賜王全斌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况伐蜀將士乎此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之以威也太祖雖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

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此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類土兵遺法也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陝西土兵數為賊破存者無幾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已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為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

就黥涅為營兵宜優復田疇使力耕死戰世為邉用可以減屯戍省供饋矣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帛營舍有粥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繒綵者皆責之異時被鎧甲冐霜露戰勝攻取皆此曹也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即不必一例使為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況今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

時教習使啟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遠人今四夷蕩然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西則臣元昊二國合從有掎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幣羈縻之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邉西有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一歲不熟或至狼狽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元昊據河

南列郡而行賞罰此中國患也宜度西方諸國如沙州嗃厮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黒水女真髙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募人往使誘之使歸我則勢分而釁生體解而瓦裂矣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邉垂之屏翰也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内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彊敵迫之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破敵之日未可期也臣請陜西縁邉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為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

為吾藩籬之固也其六曰謹覘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之覘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稅邉臣富於財得以為間諜羌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邉事者敵之情狀與山

川道路險易之勢絶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萬死之地肝腦塗地狼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願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邉城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之士為爪牙臨陣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望敵知來無陷兵之耻書奏多施行之昌朝請度經費罷不急詔與三司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朝臣七十筋力衰者宜依典故致仕有功狀可留者勿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八人令致仕慶歴三年拜參知政事上言用兵以来天

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以上聞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死元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有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

慈保之恩當别享奉慈廟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宗廟詔遷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列力疏乃止又詔遷二府官益固辭元昊既欵附請宰相罷兼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頓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

上表乞罷參知政事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有向綬者知永静軍疑通判誣以事迫令自殺髙若訥知審刑院附昌朝議欲從輕坐吳育力爭綬卒減死一等未幾若訥為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帝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弗從契

丹聚亡卒勇伉者號投來南軍邉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者輒遷補於是來者稍衆因廉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卒黙南軍不用邉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邉界昌朝為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闕入覲留為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歲中求外復

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自昌朝始也母喪去位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義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

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内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為京畿帝納之將行命講讀官餞于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朝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賔棣德博民多水死昌朝振捄之甚力内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為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揺當國者

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彥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朝代彥博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掖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

廼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者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及張方平留唐詢而詢譖育世以為昌朝指也然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云子章館閣校勘蚤世青朝請大夫弟昌衡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為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并鹽吏視賄多寡為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州邉夷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馬來市官第其良駑為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两浙路熙寧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奬其論奏忠益召為戸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羡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

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吏歷倉庫積遷至工部侍郎政和
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
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
去相轉運使李譓陳敦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
既復行其輕加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
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
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

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人以為利者臣見其害以為是者臣見其非中産之家不過蓄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邉甿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法鄜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則邉不可守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為潁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為工部侍郎貫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侍從邀炎俱往賀炎曰故事無簽書兩房者彼非執政何賀為會以

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禄大夫昌朝伯祖父琰
琰字季華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也以蔭授臨淄
雍邱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為開封府推官
加左贊善大夫及即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未幾擢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卒琰風神峻整有吏
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
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分
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琰子湜汾湜至軍

器庫使交阯黎桓之篡丁璿也朝廷以孫全興將兵討焉湜與王僎同掌軍事黎桓偽降全興信之軍遂北湜僎並坐失律誅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賜同學究出身汾子昌齡第進士為屯田員外郎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為開封工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稅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減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

論景祐赦書不當錄朱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駮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有烏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為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器之他日宰相擬適提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闕可

用也遂拜右正言林瑀由中㫖侍講天章閣適疏其過又言夏守贇為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師執政以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陝西與范仲淹條邊機十餘事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兖州萊蕪冶鐵為民病當役者率破産以償適募人為之自是民不憂冶戸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葬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為朋黨擠逐留為翰林學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

刑院擢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力帝頗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恩實過恐非所以全之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為節度使

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為不可將以適為
園林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寖與陳執中不合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為清議所許
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京師茶
賈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
吏為市內交於適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
帝即還虞卿三司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
建砦間為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

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不為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為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復為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美先諸路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除尚書郎中中書舍人鄒浩封還之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大夫陳次

升又言子美縁章惇姻家連使湖外承迎其旨意一時
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畿及徙成都路
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
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羡餘自子
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
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
光顯宣和四年以疾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
福宮卒贈少保子美為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

治云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為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契

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中不受私謁流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考證

馮拯傳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臣蒲封按續資治通鑑補拯父為趙普勾當家事一日普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簾下普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普曰吾視汝子異日當至吾位據此與本傳不同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考證